

关于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的思考

王林聪

内容提要 在民主化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并非“例外”,而是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实践呈现由弱渐强、逐步推进的趋势。但是,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政权产生的方式——尚没有实质性突破,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基本上要经历一个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政治自由化和有限民主化阶段。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滞后;权威主义

作者简介 王林聪,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Abstract The “Arab Exceptionalism” is not suite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Arab world,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 in these countries proceed 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 However,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is slow and lagged behind other countries. The key issu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countries is no resolved as yet. Faced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limited democracy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s an inevitable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during a particular period.

Key words Arab Countries; Democratization; Lagging behind; Authoritarianism

民主化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化涉及到政治体制的转变(责任政府和代议制政府的建立)、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经济权利状况等方面。^①民主化通常是指政治变革的一系列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权威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演进,从而达到公民参与政治,并对政权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的目的。纵观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催生着一批又一批国家民主政权的诞生。民主国家的数量(按西方学者统计)从1974年的39个增加到2003年的117个,民主国家在世界所占比例也由27%上升为60%以上。^②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阿拉伯国家仍处于滞后状态,成为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一直为人们所关注。“9·11”事件后,美国从政府官员到有关专家把推进民主看成是美国对恐怖主义作战的基石^③,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削弱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基础。^④布什政府还以“反恐”、“反扩散”和推行“民主”为主旨,加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民主改造”步

伐。这不仅对该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政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的关注与思考。围绕该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交锋,既是重要的学术议题,又是关乎21世纪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关于民主是否适合于阿拉伯国家

从政权运作的方式上看,民主的实质乃是“民众主宰”。具体表现为:(1)政治权力源自于人民,并受人民的监督和约束;(2)公民的基本人权,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得到维护。两者奠定了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体现着民主的根本目的。通常情况下,实现民主的一种途径(方式)是公民通过参与选举(公平、公开、定期)来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民主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民主化的启动是一定阶段政治发展的结果。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探索以及民主是否适合于阿拉伯国家,学术界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大多围绕着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否相容等内容展开争论。^⑤

在西方社会,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不适合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政治与目前的竞争性选举是格格不入的,民主在阿拉伯国家是一个例外,即所谓“阿拉伯例外论”(Arab

①Jean Grugel,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algrave, 2002, pp. 3~5.

②Larry Diamond, “The State of Democrat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ring 2005, p. 18.

③Muqtedar Khan, “Prospects for Muslim Democracy: The Role of U.S.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3, p. 79.

④Thomas Carothers,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Fighting Terro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003, p. 84.

⑤王林聪:《试评学术界关于伊斯兰教与民主关系的争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73~77页。

Exceptionalism)。^①更有学者称其为“中东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②，甚至认为当一个语句里出现“民主”和“中东”这些术语时，就会引起人们深深的疑虑。^③其理由是：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截然对立和互不相容的(Incompatible)；阿拉伯世界没有实现政教分离。“只有从伊斯兰教解放出来(通过启蒙运动和世俗化)，穆斯林才有希望推进到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④西方社会普遍以“民主缺失”(Democracy Deficit)^⑤来形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状。“9·11”事件后，许多学者，如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马丁·克雷默等人频频亮相于媒体，他们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根源归咎于伊斯兰社会的内部问题——尤其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⑥于是，“阿拉伯例外论”便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主流话语，即使有些学者主张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存在某种相容性，也对该地区的民主化充满疑虑。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则多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是对立的，其代表人物为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卜，他强烈反对任何世俗主权观念，认为它是专制政治的一种形式，包含了个人对其他个人的意愿。唯一的解决途径是真主统治的最高权威：“宣布真主权威意味着对人类统治方式进行全面革命，包括它的观念、方式、制度等”^⑦。库特卜对民主的敌视是其对西方和世俗主义厌恶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反抗西方强权的一种表现。但随着关于民主政治讨论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者依据早期乌玛的实践经历以及伊斯兰教有关舒拉(shura)、公议

(ijma)和创制(ijtihad)等原则，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相容的，并提出“民主是伊斯兰的本质”，“伊斯兰教是最古老的民主形式。”^⑧舒拉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是一种严肃而有效的参与决策过程。”“舒拉在代议制政体中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对人民代表的选举、对政府进行监督来关注民生，维护公共利益。”^⑨

应当指出，那种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主对立性的观点是宗教决定论思想在政治发展领域的一种反映，否定了伊斯兰教在一些具体方面，诸如倡导平等、正义、公平等内容上是可以支持民主的，忽视了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适应时代变化的特征。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既有相容成分，又有不相容之处。伊斯兰教并不是影响该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⑩土耳其的民主实践以及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们在现有政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都说明伊斯兰信仰并未束缚穆斯林参与民主政治的行动。

近年来，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和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围绕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先后于2000~2002年和2003~2004年在阿拉伯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在关于“民主可能会有许多缺陷和问题，但民主制度仍然好于其他任何政治制度”的选项上，持赞同者在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埃及等国介于89%~96%之间；在另一组同样选项调查中，赞成者在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介于84%~91%之间。足见，民主是绝大多数阿拉伯民众所渴望的。有趣的是，在这些国家，民众对不同民主类型(世俗民主和伊斯兰民主)却有着不同的偏好(见表1)，反映了伊斯兰教信仰在民众心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其实，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包括宪政试验在内的民主化实践，一直呈现着由弱渐强、积少成多的趋势。这一探索历程充满着曲折、挫折和困难。但我们不能依据阿拉伯国家民主实践中的复杂性或困难性来断言民主不适于这些国家，更不能认为它们所进行的民主实验注定要失败。在民主化进程

① Alfred Stepan and Graeme B. Robertson, "Arab, Not Muslim, Exception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ober 2004.

② Ghassan Salamé,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4, p.23.; also see: Simon Bromley,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myth or reality?"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Open University, 1997, p. 323.

③ Simon Bromley,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Myth or Reality?" in *Democratization*, p. 323.

④ Gudrun Krämer, "Islamist Notions of Democracy", *Middle East Report*, July-August 1993, p. 2.

⑤ Richard N. Haass, "Towards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m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3, p. 141.

⑥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4~165.

⑦ J.L. Esposito, ed., *Voices of Resurgent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9.

⑧ Hussein A. Hassouna, "Arab Democracy: The Hope," *World Policy Journal*, No. 3, 2001, pp. 49~50.

⑨ Fathi Osman, *Islam in a Modern State: Democracy and the Concept of Shura*,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1, pp. 15~16.

⑩ 王林聪：《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不确定的关系》，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第63页。

中,阿拉伯国家并非“例外”,只是滞后于其他地区。

二、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的探索历程

伴随着阿拉伯国家捍卫民族权益的斗争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以效仿西方为主的早期宪政试验及20世纪后期以来的民主化探索,从不同层面推进着民主化进程。

1、早期的宪政试验

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先后在埃及等地进行的宪政试验揭开了中东阿拉伯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序幕。

埃及是在应对西方殖民者入侵过程中迈上了改革之路。穆罕默德·阿里的仿欧改革开创了埃及历史进程的新时代。1829年成立了由156人组成的没有实权的咨议会,成为早期议会的雏型。伊斯梅尔当政时,推行“欧化”改革,于1866年成立协商代表委员会,议员75人,由各地村长、长老和开罗、亚历山大等地显贵选举产生;会议的召开和延期、议员的产生和变更、正副议长的任命等均由伊斯梅尔决定。该委员会没有立法权,议员们完全听命于统治者,但协商会对“宪政主义在埃及的发展仍产生着影响。”^①

在近代埃及宪政试验中,以1882年基本法的制定以及改良运动的开端为重要标志。该年2月,巴鲁迪组阁,制定了基本法:首次确立了内阁不向赫底威^②而向议会负责的原则;议会有权讨论、通过与国债和贡赋有关的全部国家预算。这届内阁仅存3个多月,后因英法殖民者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反对而倒台。英国占领埃及后,废除“巴鲁迪基本法”,解散议会,通过派驻代表兼总领事等方式,加强对埃及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经过不断抗争,终于在1922年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次年4月颁布宪法,确立埃及为代议制世袭君主制国家。宪法规定,国王拥有广泛的权力,有权任免大臣,解散下院,钦定2/5上院议员。但国王的权力也受到一定限制。“国王通过其大臣施政”,“国王签署的敕令,须经首相和有关大臣签字,

方可付诸实施。”宪法还确立了“主权在民”、“公民享受自由平等”等原则。

立宪是民主试验的一项重要内容。1923年宪法的问世标志着早期民主试验的开始。1924年1月,埃及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赢得了总共214个议席中的195个议席,组成首届政府,标志着埃及在宪政试验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28年,多党制和议会选举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坚持英国撤军,反对国王专权的华夫脱党6次组阁。但由于英国占领当局的干涉和国王专权,议会活动屡遭破坏、内阁更迭频仍,华夫脱党由内部分裂、蜕变、腐败而走向衰落。埃及政坛党派林立,政局动荡不定,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立宪制度陷入了困境,最终被纳赛尔军人政权所取代。

与此同时,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约旦、苏丹等)也先后进行过类似短暂的宪政试验(见表2)。

但除黎巴嫩外,多数国家的宪政试验均以失败告终。实际上,早期的宪政试验乃是效仿西方的一种反映,许多国家尚处在西方殖民当局控制之下,广大民众不仅没有从这种宪政试验中受益,反而对其虚假性、党争内讧、腐败丛生等问题多生厌倦。因此,这种政体的出现“不是广大民众选择的结果……这种半民主的试验仅限于满足占领当局的利益。尽管当时一些政治精英有着自由倾向,但是民众仍然将民主看作是西方统治的一种表现。”^③在阿拉伯各国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后,广大民众更倾心于一个强有力的清廉政权,更渴望建立一个有着伊斯兰特性、富强、公正的国家。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后,对阿拉伯统一、巴勒斯坦解放、社会正义与经济发

展的强烈愿望主导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军人便通过民众运动推翻了虚弱的文官政权。于是,20世纪50~70年代,无论是共和制,还是传统君主制,大都处于权威主义的统治之下,民主化进程趋于停滞。

2、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改革措施和民主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价格的下跌,许多国家出现债台高筑、通货膨胀、食品短缺等问题,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1977年埃及食品

^①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7.

^②186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授予伊斯梅尔及其后继者赫底威(Khedive)称号,意即伟大的埃米尔,其地位高于奥斯曼帝国其他行省的省督。

^③Najib Ghad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Westview Press, 1997, pp. 32~33.

暴动；80年代末在摩洛哥、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出现了示威活动)。同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及苏东巨变，均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政治改革及其开放成为阿拉伯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且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议会选举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一方面，在政治治理方式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依托逐步由军人向政党转变，议会、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加强。军人独裁有所减少，权力阶层逐步文官化。在埃及、科威特、约旦、摩洛哥等国，议会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可以对政府或部长提出不信任。一些国家司法的独立性逐步加强，许多国家解除了党禁。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等国允许多党制存在。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举行了选举，妇女基本政治权利在许多国家得到承认。同时，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许多国家的执政者开始对民主予以肯定，把稳定、发展和民主作为政治运行的目标。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生活，没有反对派也就没有民主。”^①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称：“民主、经济和教育是阿拉伯各国期望变革的关键因素”，“我们正在着手建设的民主……将是建立在自由、理性、责任性以及遵从法律基础上的一种文化。”^②在当今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国家公开反对改革，而是强调改革要符合国情。摩洛哥、约旦、叙利亚、巴林等新一代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时肯定民主的重要性，倾向于通过有限民主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阿拉伯民众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愿望明显增强。普通民众对正义、平等、民主的诉求，迫使中东国家许多执政者开始把稳定、发展和民主作为施政的目标。知识阶层呼吁政治自由，强调社会多元、自由和民主。与此同时，一些市民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包括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力量，或以合法身份通过合法途径参政，或处于非法状态却以多种方式活跃于民众之中，向民众提供政府不容易解决的服务和需求（如救灾、

慈善等），在民众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在实行多党制的埃及，政府对反对党的控制有所松动。政党数量由萨达特时代的4个增加到现在的21个。自1976年恢复多党制以来，议会活动基本正常，在历次自由选举中，民族民主党始终居于强势，但反对党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对政府决策施加了一定影响。为保证选举的公正性，2000年、2005年司法机构派数千名法官监督大选全过程。同时，进一步放宽对新闻自由的限制，竭力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如取消审判政治犯的国家安全法院、成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等。在民众自下而上要求变革的压力下，2005年2月，穆巴拉克建议修改宪法第76条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议会随后对宪法进行修订并经全民公决通过，从而改变了一直只有一名候选人竞选总统的历史。2005年9月7日，总统大选首次以直选方式进行，有10位候选人展开角逐。穆巴拉克获得88.5%的选票，以绝对优势第5次当选总统。明日党主席努尔和新华夫脱党主席戈马分别获得7.6%和2.7%的选票。^③从修宪到总统直选，虽然政权格局没有变化，但却意味着埃及在民主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近年来，埃及市民社会作用增强。作为自由职业者团体（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和记者公会等）和其他民间团体约17000个^④，在提供社会援助、关心特殊阶层、向政府施加影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国家举行了公开、自由选举，表明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在逐步扩大，是阿拉伯国家历史的一大进步。在科威特、约旦、摩洛哥、巴林等君主立宪制国家，改革的成就也较明显。作为阿拉伯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妇女争取到了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利。2003年约旦议会选举中有6位妇女赢得了席位，有3位妇女出任政府部长；2000年2月巴林废除了1975年起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不久又宣布恢复解散25年之久的议会，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了国民议会下议院。在恢复地方选举中，首次允许妇女参选，宗教派别也享有一定的选举权；2003年4月卡塔尔经全民公投通过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谢伊哈女士被任命为教育大臣。

在摩洛哥，2004年2月议会通过了新修订的《家

①【埃及】安瓦尔·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传》（王贵发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②“Democracy, economy, education, key elements for change,” <http://www.arabicnews.com/ansub/Daily/Day/041202/2004120221.html>.

③Amira Howeidy, “Beyond the figures,” *Al-Ahram Weekly*, September 2005, pp. 15~21.

④埃及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4年》（中文版），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第48页。

庭法》(Mudawana)规定:提高妇女结婚年龄(由15岁改为18岁);限制一夫多妻(丈夫若要娶第二个妻子,须保证能公平对待第一个妻子及其子女。否则不予准许);离婚须经配偶双方同意并在法院监督下进行等。新法体现了对妇女、儿童和家庭的保护,被誉为摩洛哥的一场社会革命。

在科威特,经过长期的努力,2005年5月16日国民议会以35票赞成、23票反对、1票弃权,批准了政府提出的一项包括允许科威特女性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修正案^①,最终使科威特妇女争取到了基本政治权利,政治学教授玛苏玛·穆巴拉克女士被任命为计划和行政发展事务国务大臣。

目前,包括妇女协会在内的各类妇女组织活跃于阿拉伯各国,以争取妇女平等就业、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呼声已成为许多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话题。

另外,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近年来的变化也比较明显。自1993年成立协商会议以来,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精英参加,其成员由起初的60名增至120名,主要负责向国王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2003年5月发生在利雅得的爆炸事件震惊世界,对沙特的稳定以及王室的统治构成威胁,迫使当权者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社会矛盾。沙特社会围绕改革的话题明显增多,出现了要求选举、实行“君主立宪”等请愿活动。迫于各种压力,2005年2~4月举行了沙特历史上首次地方市政选举。选举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参选者角逐地方委员会178个席位中的半数名额,还许诺妇女在下一轮地方选举(2009年)中拥有投票权。^②沙特地方选举显示了这个传统王国正发生着重要变化。

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拉伯各国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用事实驳斥了许多西方学者曾断言阿拉伯国家难以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例外论”。但是,民主化在该地区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与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前景

从纵向发展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实践呈现着

由弱趋强的走势,有着明显的进步。但从横向比较——相对于整个世界政治演进步伐而言,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仍具有迟缓性和滞后性,尚处于民主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从统治方式上看,家族统治、世袭制、强人政治等现象在阿拉伯国家仍较普遍,其中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主义政权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学者把这种具有议会制色彩、民众有限参与的政权(如埃及、约旦等)称之为部分民主国家。^③在这些国家,当政者一面提倡政治改革,一面又强化政治控制,运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阻止反对派力量对现政权构成挑战。有的国家还存在着损害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等问题,特别是妇女的权益。据2002年联合国发展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议会中妇女所占席位仅为3.5%,远低于其他地区。^④“自由缺失”(Freedom Deficit)、妇女地位低下、教育落后以及失业问题严峻等都是阿拉伯国家的突出问题。

与此同时,宗教组织借助于合法途径谋求政治权力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波及非洲大陆之时,阿拉伯国家没有出现人们所希冀的民主化大潮,相反是以广泛而深刻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震撼着世界。而当阿拉伯国家启动选举试验时,伴随而来的是伊斯兰主义势力在政治上的崛起,成为统治者最强劲的对手。尤其“让当政者和西方国家恐惧的是,伊斯兰主义者无论在哪里,只要是稍微公正的选举,他们都赢得了明显的胜利。”^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选举途径问鼎政权,旨在建立神权统治,对民主化进程构成了挑战。西方国家视其为“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⑥如阿尔及利亚实行多党制后,“伊斯兰拯救阵线”乘机扩大影响,在1991年议会选举中获胜,进而觊觎国家政权。后经军队干预而被取缔。但该国暴力活动持续不断,严

^③David Potter, "Explaining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pp. 37~38.

^④妇女所占席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1%、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12.7%、拉美及加勒比地区12.9%、东亚地区(含中国)21.2%。"How the Arabs Compare: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02, p. 66.

^⑤Najib Ghad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p. 141.

^⑥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乘机夺权。John L. Esposito and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6.

^①"Historic vote: Kuwaiti women get full political rights," <http://www.arabicnews.com/ansub/Daily/Day/050517/2005051705.html>.

^②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 2005: Saudi Arabia*, p. 10.

重危害社会稳定与发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是与当局抗衡的重要力量，不仅控制着许多大学的学生会，而且对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同业公会有着重要影响。该组织常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议席，并在2005年11~12月议会选举中，取得了88个席位，占全部议席的20%，成为埃及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其他国家，宗教力量也通过选举等合法途径动员民众、积聚力量。黎巴嫩真主党正利用选举谋求掌权。代表什叶派的伊拉克民族团结联盟已在大选中获胜，其政治理念中明显的宗教倾向必然会影响到伊未来的政权性质。凡此种种表明，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究竟沿着何种方向发展确实不容乐观。

这里所揭示的问题是：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作为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一些关键性制约因素尚未彻底改观，即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政权产生的方式——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政治发展问题久拖不决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尖锐，也激起了社会下层的不满和反抗（如席卷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威胁着现有政权的统治根基。现有政权如果继续奉行僵硬的权威主义统治，可能会丧失政权，这是“高压政治的风险”；如果不切实际地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一轰而起推行民主化，同样会威胁政权，甚至导致社会的失控和混乱，这是“民主的风险”。对阿拉伯国家权威主义政权而言，这种“双重风险”是政治发展中的一道难题。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推出了“大中东计划”^①，重点是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加快民主化进程，试图通过在伊拉克建立所谓“民主样板”来带动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形成民主的“多米诺效应”。但是，“大中东计划”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实情，从它公布之日起就遭到了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他们拒绝接受外来强加的民主模式，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改革和民主化应该自主进行；任何计划都必须将中东和平进程作为基础。一位埃及反对党领导人还说：“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谈论的民主，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那些专制政

权……我们怎么能相信美国现在突然在中东支持民主呢？”^②但“大中东计划”却把民主改革的紧迫性提上了议程。妇女地位低下、教育落后、高失业率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执政者，当务之急是如何进行改革，以什么作为参照来推进民主进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而要兼顾国情，处理好稳定、发展和民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对于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第一，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像黑非洲地区那样的民主化潮流。这是因为，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诸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该地区现政权施加了种种压力，要求当权者加快改革步伐，但由于对石油战略资源的需求，所施加的压力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有所顾忌。同时，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的重建已陷入困境，伊拉克的乱局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所谓“民主改造”行动。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已经被迫“调低‘民主’的音量”。^③

第二，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基本上要经历一个政治自由化阶段。政治自由化指政治上的开放程度，基本上不涉及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政治民主化则是关于政治权力产生方式以及对政治权力的限制。许多学者把8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改革称之为政治自由化。^④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自由化是权威政体的局部开放——放松新闻检查，允许权位很小的官职举行选举，允许市民社会的某种复兴等，但它缺乏通过自由竞争选举政府领导人，也不把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交由竞选产生。因此，自由化可能导致民主化，也可能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⑤有的学者则认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自由化仅仅是一种政治生存策略，充斥着“受引导的多元主义、可控性选举和局部压制”^⑥。实际上，民主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政治改革和

^②Muqtedar Khan, "Prospects for Muslim Democracy: The Role of U.S. Policy," p. 82.

^③Howard LaFranchi, "US dials back the volume on 'democra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8, 2006.

^④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and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1,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页。

^⑥Danie Brumberg, "Democratization in Arab World? 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ober, 2002, p. 56.

^①正式文本于2004年6月9日在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上发布，主要内容有：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家、女企业家提供融资机会；推进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确保自由、透明的选举，鼓励议员的交流与培训，扩大妇女参政，支持司法改革，增强媒体独立性，加强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等。

政治开放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逐渐迈向民主化。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从权威政权转向民主政权的过程常会经历一个政治自由化的阶段。政治自由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前奏,它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化积累经验,并作出相应的准备。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总体上看,它属于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

第三,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有限民主化是一定时期内的必然选择。^①权威政权在阿拉伯国家的存在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基础,它是这些民族国家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权威政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权威政权会阻碍民主化进程,但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会力量弱小,合法反对党处于劣势,面对全球化压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必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阿拉伯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处在边缘化状态,亟需加强国家或政府的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同时,权威政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民众逐渐觉醒的基本权利意识,顺应时代潮流,实施有限的民主改革。这里并非强调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必须由权威政权主导,而是说明民主化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以及对民主化时机的把握等。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所说:“我们正在提供与我们的吞服能力相适应的民主剂量”,“我们要达到‘西方国家’的民主水准,但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②。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的努力不仅未能奏效,反而造成前所未有的乱局。它表明,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接踵而来。

历史经验还表明,民主本身不是万能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民主并没有神奇的力量。它不能超越社会成员的物质与智慧能力为社会有所作为……民主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其成员自己手中,这既是民主的弱点,又是民主的优点。”^③如同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常常伴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与社会的失序一样,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推进在一定时期也会加速社会震荡,使各种被掩盖起来的矛盾随之释放出来,形成民主化过程中的“负效应”。这些矛盾并非源于民主,却因推

行民主所致。因此,如何处理好稳定、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还很难预测阿拉伯国家权威主义政权主导下的民主实践是否或如何转变成民主国家。但是,联系到许多民主国家在历史上从专制君主制——二元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或议会共和制的过渡,假使自由选举在阿拉伯国家得以持续,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议会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具有代议制色彩的阿拉伯政治制度就有望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

表1 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民众对不同政府模式的偏好程度(%)

政治制度 选择偏好	国 家			
	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	约旦	巴勒斯坦
伊斯兰民主	39.0	42.7	47.1	45.2
世俗民主	45.0	43.3	43.5	37.2
伊斯兰权威主义	10.0	6.8	5.4	11.3
世俗权威主义	6.0	7.2	4.0	6.6

资料来源: Mark Tessler and Eleanor Gao, “Gauging Arab Support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April 2005, p. 91.

表2 早期阿拉伯国家代议制试验经历

国 家	代议制试验初始之年	代议制试验终止之年
伊拉克	1921年	1958年
埃及	1923年	1952年
黎巴嫩	1926年	1975年
叙利亚	1930年	1949年
利比亚	1951年	1969年
约旦	1952年	1957年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马丽蓉)

①王林聪:《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及其前景》,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63页。

②Ghassan Salame,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pp. 189~190.

③【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2~293页。

④此表系笔者根据上述国家相关资料所制。